

回歸東和禪寺的三尊金銅觀音像

● 陳清香

座落於台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的東和禪寺，是一座立寺將近百年的古剎。大約在民國四十六年前後，寺內原供三尊珍貴銅鑄觀音像，不幸被盜遺失，雖經報警多方協尋，始終沒有下落。住持源靈老和尚每每對著當年在三尊銅像前放燄口作法會的舊照片，扼腕不已。

事隔半個世紀，三尊觀音像忽然有了信息，原收藏者呈現此三尊像於寺方，經源靈老和尚與當家師修慧法師仔細比對，認定確是寺方原物。收藏者願意無償贈送歸還寺方。

當源靈老和尚親自赴收藏處，最初一眼望見失落逾半世紀的銅觀音，馬上對尊像行禮，隨之以手印、咒語與誦經文等作簡單的儀式，衷心感戴觀音菩薩的圓通感應，能回歸原寺。

源靈老和尚並當場表示，願選適當的日子，聘請與本寺因緣深厚的相關達官貴人、護法檀越以最虔敬最慎重的方式，由四位信眾手捧著香爐、香花等列隊迎請車駕護送返寺。當三觀音銅像返寺後，並舉行盛大的觀音法會及觀音回歸安座典禮——「東和禪寺聖相贈還奉安大典」，以示慶祝與感恩。這個日子已擬定為最接近觀音的紀念日，即農曆二月十五日（國曆三月十一日）前舉行。

最初發現此觀音像，而最後促成物歸原主，完璧歸趙的美事者，是有一段曲折的因緣，故事可以追溯至二〇〇四年七月，筆者藉

以
松
云
苑
精
萃



東山高中教師佛學研習營，而籌備佛像藝術展時，有收藏家主動願意提供三尊銅觀音，此三像於是莊嚴的展示在展覽會場上。當時筆者只覺得日式的供像，如此高大，原供佛寺一定甚具規模非是等閒之名寺。

其後不久，筆者有機會拜見東和禪寺，並與源靈老和尚閒話家常，老和尚介紹東和禪寺的發展過程中，無意中指示一幀掛在牆上的照片，那是民國四十六年農曆七月十八日，東和禪寺舉行盂蘭盆法會時的情景，當年還是心源法師任住持時，在法會中源靈法師以金剛上師的身份作生平第一次的放燄口法會，因是主法和尚，故頭戴五佛冠，身披紅色袈裟，立在正中，神情十分威嚴。其身旁左側是持木魚的賢頓法師，右側是掌剪鑼的達傳法師。三位法師或坐或立於佛龕前，正欲開始作法，而源靈法師站立的前方供桌上，赫然出現了三尊觀音像，老和尚很懊惱的指著尊像說，「那三尊觀音已經被偷」。筆者仔細瀏覽照片中的三尊像，心中浮起了：「這不是收藏家曾經提供展覽的展品嗎？」。

筆者信誓旦旦的向老和尚保證必將幫助尋回尊像，果然二〇〇九年新春台北震旦博物館得悉三尊像確定是東和禪寺原物，基於一向主張保護古物返回故里的立館原則，願意繼民國九十三年成全葉王交趾陶回歸學甲慈濟宮之後，再度扮演護送三尊銅像返回東和禪寺的角色。

而今，事隔五十二年，當年與源靈和尚一起執法的賢頓法師、達傳法師均已圓寂離世，而三尊觀音

■ 九面觀音像



像居然能奇蹟似的返回，真是可喜可賀！為了表示感恩，源靈老和尚決定迎回舉辦安座典禮的當天，隨即頭戴五佛冠，身披紅色袈裟，與當年相同的盛裝，再盛大的舉辦一次放箴口法會！

東和禪寺原為日本曹洞宗永平寺和總持寺兩大本山台北別院，立寺於明治二十八年（1895），寺名初曰：「曹洞宗大本山臺灣別院」，最初借用艋舺龍山寺寺址設立佈教所，其後幾經遷移，到了明治四十三年（1910），位於東門町六十八番地（即今現址）的別院建物落成，隨即遷入。當時有殿宇曰：「本堂、祖堂、庫裡」，建物均為平直屋脊，黑瓦覆頂的和式殿堂。

大正元年（1912），木造的別院本堂遭遇颱風，倒塌受損，大正三年（1914），便在本堂右側方建立起閩南式的「觀音禪院」，同時創立「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今泰北中學前身），開啟了台灣佛教興學的第一頁。大正十二年（1923）改建本堂，以鋼筋水泥為建材，另建大鐘樓門（1930年落成，今已被內政部指定為古蹟）。

由於曹洞宗系佛寺，本堂佛龕供奉釋迦如來為主尊，三尊觀音銅像供於觀音禪院佛龕前的供桌上，原是日本人贈送給禪院開山住持心源法師。三尊觀音像呈現日式風格，原製作處亦為日本本土。以下探討三尊像的名稱及造形典據。

三觀音像均呈立姿，足下均附蓮座，中尊連座高67公分，兩旁為脅侍菩薩，左像連座高76公分，右像連座高72公分，三像均法像莊嚴，五官勻稱，臉頰飽滿，兩眼垂簾，幾近閉合，頭上髮髻上捲。中尊頭戴化佛冠，髮髻頂上，另立八面小面，右側三面菩薩面，二慈悲面一怒容面，左側三面菩薩面，二微笑慈悲



■ 九面觀音像背面



面，一蹙眉露牙面，背後一面抿嘴面，正中頂上為佛面，總計九面，故命名曰「九面觀音」。

九面觀音除頂上佛面外，每面均戴化佛冠。背後一面冠帶橫向兩側，連結環扣，天衣飄帶垂掛其間，由兩耳側沿雙肩、手臂而下，一直垂至雙足、蓮座邊。

菩薩上身肩上披帛，胸前飾瓔珞、繩結，以蓮花文，聯珠文、大獎章文等數條串綴其間，由胸前、腹部、腰間、更及於膝前，十分繁複，花紋上下重疊，多具變化，更有環結數圈，垂及足踝間。

菩薩左手握瓶上舉，右手腕持數珠下垂，兩足立於蓮座上，蓮座呈束腰仰俯蓮花瓣式樣，且置於八角台座上，全像視之，充滿了富貴華麗的氣質。

九面觀音在外形上，是屬於密教像，但無經軌，應是屬於十一面觀音的系統。而相關於十一面觀音的經典，最早在北周，由闍那崛多與那舍崛多共同譯出的「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一卷。其次為唐高宗時，阿地瞿多譯出「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第三譯本為顯慶年間玄奘重新譯出「十一面神咒心經」一卷。第四個譯本為不空三藏所譯的「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四譯本均對造像儀軌有詳實的記載，其中前三譯本內容大同小異，玄奘譯本曰：

「以堅好無隙白旃檀香，刻作觀自在菩薩像，長一搥手半，左手執紅蓮花軍持，展右臂以掛數珠，及作施無畏手，其像作十一面；當前三面作慈悲



■ 左脅侍菩薩像

相，左邊三面作瞋怒相，右邊三面作白牙上出相，當後一面作暴惡大笑相，頂上一面作佛面像，諸頭冠中皆作佛身；其觀自在菩薩身上，具瓔珞等種種莊嚴。」

而不空譯本曰：

「以堅好無隙白檀香，彫觀自在菩薩身，長一尺三寸，作十一頭，四臂，右邊第一手把念珠，第二手施無畏，左第一手持蓮花，第二手持軍持，其十一面當前三面作寂靜相，左三面威怒相，右三面利牙出現相，後一面作笑怒容，最上一面作如來相，頭冠中各有化佛。觀自在菩薩身種種瓔珞莊嚴。」

比對二譯本，最大差距在於二臂與四臂。但就手中持物而言，十一面觀音「左手執紅蓮花軍持，展右臂以掛數珠」，正如九面觀音。「觀自在菩薩身上，具瓔珞等種種莊嚴。」也一如九面觀音。

就面相數及排列狀比對之，九面及十一面觀音，相同處是：左三面，右三面，及頂上佛面。而不同處是正面的面相：十一面觀音儀軌作三面作慈悲相，而九面觀音則正中只有一面。另外九面觀音像的左右面，其瞋怒相與白牙上出相，不甚明顯。

左脅侍菩薩像，冠帶由耳後垂至雙肩雙臂，冠帶末端各向上捲起三個小圈圈，身上著衣緊密貼體，敞開前胸，胸上飾瓔珞，腰間繫帶，帶結垂腹前，形成三角形，而蝴蝶結的帶端，垂至膝間，為袖間垂下的披帛所掩蓋，如此卻增加前裳褶裊的多具變化。菩薩雙手握蓮花莖與蓮葉莖，兩袖間垂掛衣帶，層層作鋸齒狀外張。此種冠帶與衣帶向外張的裝飾形式，承襲了七世紀前後



日本飛鳥時代的風格，可上溯初唐長安的式樣。

右脅侍菩薩像，在手式、持物、瓔珞、袍服、裳帶上，稍具變化。菩薩上身無著衣，胸前敞開，連珠文瓔珞為飾，披肩寬闊，覆住後背、雙臂及前胸半部。菩薩右手上舉持蓮苞、蓮葉，左手下垂握淨瓶，雙腕飾腕釧，掛在腕間的帛帶較窄狹，卻纏繞在雙腕、腰腹與兩腿足間。下裳緊密貼身，腰繫帶，帶結垂腹前，形成三角形，一如右脅侍像，但蝴蝶結帶的兩端飄露前端，此不同於左像之被袖間披帛所掩。而裳服在前腿足間，左右各具五波浪紋褶襞，而後背亦有兩大波浪紋褶襞，極具動感之美。

右脅侍菩薩像的蓮座稍高，上為仰蓮線刻重瓣，下為寬擴八瓣俯蓮瓣，上下相接而成束腰形，十分華麗。比較三尊銅像蓮座，高低不一，仰俯不同，蓮瓣亦呈單瓣複瓣的諸多變化。

九面觀音既是為十一面觀音的衍化，是故對九面觀音像修法，也必是修十一面觀音法門，修法的利益，依不空所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曰：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淨信心殷重心，憶念作意，現世得十種勝利，何等為十？一者離諸疾病，二者一切如來攝受，三者任運獲得金銀財寶諸穀麥等，四者一切怨敵不能沮壞，五者國王王宮先言慰問，六者不被毒藥蠱毒，寒熱等病皆不著身，七者一切刀杖所不能害，八者水不能溺，九者火不能燒，十者非命中夭。又獲四種功德，一者臨命終時得見如來，二者不生於惡趣，三者不非命終，四者從此世界得生極樂國土。」^①



■ 右脅侍菩薩像